

《藝身》

故事大綱

本作為一新編京劇劇本。事述一對衝州撞府賣藝的師兄妹偶然來到寶慶縣賣藝，因技巧高超被召入馬府取悅夫人。怎料師兄愛上馬夫人，夫人眼中卻只有天賦異稟的師妹。為爭取心愛之人的目光，師兄最終不惜在表演中背叛了深深信任於他的師妹，故意失誤殺之。

成為幽魂的師妹，掩藏復仇計畫接近師兄的單傳徒弟，徒弟原有女裝癖，在嚴厲的師訓下與女鬼傾訴、學習成了他最好的慰藉。師妹在授其招式的過程中逐漸凹折、形塑，甚至取代了徒弟的身體，憑藉相同路數的武藝勾動馬夫人回憶，激怒師兄，最終操縱徒弟逆師，完成復仇。

嫉妒與信任間的矛盾、親近之人相互的網綁、表演的身體、渴求他者凝視的慾望、執念充塞而逐漸虛化的自己，都是本作意圖挖掘的關係暗影。本作將藉由幻術、武行驚險的身段，傳達角色們追尋精湛武藝過程中，身心的失控與被控。

角色列表

榮哥兒：（武生）師兄。性格嚴謹驕傲，勤於習藝，因戀慕馬夫人而對翠兒心生妒意。

翠兒：（花旦）師妹。性格活潑灑脫，極具天賦，信服師兄，卻慘遭背叛。

雲娘：（青衣）馬夫人未嫁之時，秦家大小姐，性格驕縱，三歲裹腳，以貌美與腳小聞名。

老榮仙：（老生）榮哥兒老後。性格暴戾多疑，一心想控制徒弟吉哥，只為再次博得馬夫人關注，並傳播他光輝的藝事。

小翠綾：（武旦）翠兒魂靈。掩藏本意接近吉哥，是唯一知道吉哥變裝秘密的鬼。如姐姐般愛護吉哥並授其招式，本意卻是想利用吉哥復仇。

吉哥：（武生）被師父老榮仙收養的孤兒，性格溫順單純，對長輩充滿孺慕之情。有女裝癖，壯實的男性肉身裡藏著女子的心。

馬夫人：（花衫）被馬爺虐待後性格乖戾，嫉羨翠兒的自由，又迷戀翠兒。喜愛

看賣藝演出，看表演的眼光精準毒辣。

祿 寶：(丑) 姆媽的兒子，心地善良，總在為馬夫人尋找出色的賣藝人。

姆 媽：(老旦) 馬夫人從小的祿姆，心疼並溺愛馬夫人。要強且具有母性的兇悍。

【序場】

時間：表演過後的黃昏

人物：老榮仙(老生)、吉哥(武生 兼 男武旦)、小翠綾(武旦)

空間：帳篷內

二人剛結束一場不甚理想的雜技表演，帳棚內卸妝的氣氛十分壓抑。對於無法達到師傅老榮仙的要求，吉哥顯然很沮喪。

(師徒二人相背卸妝，各自面對鏡子，兩人可以從鏡子中互相窺視對方的身影)

吉 哥：師父……您腿傷還沒好全，今天還這樣逞強，卸了妝我給您燒藥膏去。

老榮仙：(摔毛巾) 哼，你要是有點樣子，我還需要你燒那些破東西嗎？

吉 哥：師父 我……對不住。

老榮仙：「二士相殺」，練了多少回了？要不是我繃著打旋子賠禮，你以為叫罵能停？我們才來第一天！第一天！（摔翻鏡子，下場）

(吉哥嚇一跳，看著鏡子裡老榮仙離開的背影發楞)

(小翠綾通體白水衣，繫翠綠腰巾子，踩躑鬼步上)

小翠綾：(捲著腰巾子，翹腳坐在化妝桌上) 又被罵啦？

吉 哥：我做不到。我怕。

小翠綾：越靠近寶慶縣，你師父就越暴躁，都是些舊事，他拿你撒氣罷了。

吉 哥：我真砸了場子今天。我是怕了，我知道。

小翠綾：你怕什麼？

吉 哥：我站在師傅肩上，看到這麼多人盯著我，我……怕高，腦子一片白，

全忘了要怎麼動。腳下一滑，我就跌了下來。

（小翠綾起身，為吉哥改成旦角妝容，妝容改變的吉哥肢體展現女性柔美特質）

小翠綾：你怎麼會做不到？你只是怕他。

吉 哥：（仰起臉看著為他化妝的小翠綾）怕他？

小翠綾：怕他用那一招一式縛著你。你本該飛的，按自己的樣子，怕什麼？

吉 哥：姊姊。

小翠綾：好啦！看看你，多俊的一張粉臉？

（雙人慢動作徒手小五套，既像互搏，又像合作練習。）

小翠綾：鏡裡昏黃，

照著我倆雙迷茫。

胭脂水紗層層上，

女魂男身盡頭藏。

吉 哥：命蹇奔忙，

衝州撞府賣藝郎。

筋骨肉身疊巒嶂，

委曲心事如水長。

我一個山高海壯，

小翠綾：怎料是柔情無疆。

吉 哥：頂天地風中唱響，

小翠綾：看客前樣作模裝。

吉、翠：錯骨交筋、交筋錯骨軀展長，

刀光劍影將身放。

縮躲閃避或硬扛，

鑽天落地氣勢莽，

再回身、燈落處、人鼓掌。

小翠綾：（拉著吉哥的手）好呀！越來越邊式好看了！

吉 哥：多虧了姊姊！剛才那一瞬，我的頭手腿腳都自個兒動了起來，像是有小人兒在裡頭給他們說譜！風給托著，真痛快！

小翠綾：這幾日你加緊練練，到了寶慶縣保不准能派上用場呢。

吉 哥：可是……這不是師父的路子，我真能耍嗎？師父不生氣？

小翠綾：（忽然生氣）怎麼不要？不要我不就白教你了！我不教你你能有今天？就靠那死老賊教的破東西，你早晚都要摔死！你以為……

吉 哥：姊姊姊姊，你別氣我！我只是怕，這樣女子似的路子，我一個壯漢耍起來也不好看……哪像姊姊生得秀氣靈巧。

小翠綾：（從怒氣中回神，有所遮掩的）怎麼會不好看呢？你每一次上場，姊姊都給你化妝，（拍拍吉哥的臉）我帶出來的親妹子哪有不漂亮的？嗯？

吉 哥：謝謝姊姊！（沉默一陣）姊姊……妳千萬別氣我，這天地間我除了師父就只有妳了……姊姊，妳不是不知道呀！

打小的無父無母大街闖，

人都說寶慶縣的小流氓。

吃苦耐酸只為把賤命壯，

學著平地摳餅把藝郎當。

一心眼直腸子耍棍弄槍，

十歲上戀脂粉有了隱藏。

誰料想壯漢身女魂早綁，

唯有向姊姊妳暗訴衷腸。

小翠綾：可憐你畸零人遊野四方，

風雨裡挫筋骨蹈火赴湯。

姊妹倆人鬼殊命中相傍，

手把手傳招式功夫入囊。

吉 哥：我這一生就是跟定師父與姊姊了。

小翠綾：唉，你這一生還長著呢！再說了，我都死透了，連個人都不是！你還是趁早交些正經朋友吧。（彈吉哥額頭）

吉 哥：（搗著額頭）人跟鬼有什麼區別了？要說有區別，那就是姊姊比他們都要好！

小翠綾：哈哈你比鬼還會鬼扯。我哪天要是想開了投胎去，你哭鼻子也沒用！

吉 哥：我不依！我不依！姊姊你可千萬別想開啊！

小翠綾：（忽然若有所思的）唉，我是想不開，是呀，哪那麼容易呢？那些舊事怎能說忘就忘呢？那些舊事……（捲著腰巾子）那一天……

日落逢魔心徬徨，

命短難平腑內傷。

綠巾纏捲思惘惘，

舊事遺恨死後長。

吉 哥：啊姊姊，你這好看的腰巾都要給捋壞啦。（挪開小翠綾的手）

小翠綾：（慌亂的）唉呀真是，唉不跟你說了，我、我、我走啦。（鑽入鏡子，下場。）

（吉哥給化妝鏡覆上一塊綠布，女性化而小心的撫順布上摺痕。嘆口氣，再轉過身時已恢復完全陽剛的姿態。）

（老榮仙幕後音：吉哥！吉哥！過來！）

吉 哥：（如夢初醒的）師父？怎麼啦？

（老榮仙幕後音：痛！快過來！快呀吉哥！）

吉 哥：唉呀不好！

（吉哥翻筋斗匆匆下場）

（燈暗）

【第一場】

時間：二十年前元宵節 轉 現在元宵節

人物：榮哥兒（武生）、翠兒（花旦）、祿寶（丑）、老榮仙（老生）、吉哥（武

生)、縣民甲乙丙丁。

空間：寶慶縣東市口

元宵夜滿城燈火通明，遊人如織。攤販、賣藝者競相爭誇，是一個狂歡的夜晚。

縣民甲：上元夜、上元夜

燈火滿大街。

縣民乙：遊人真多水難泄，

都要擠掉繡花鞋。

縣民丙：滿城不睡玩得野，

月兒圓圓好時節。

祿 寶：煙花滿天他不凋謝，

(貫口)

照什麼？照著那：

糖葫蘆、山楂餅、酸梅湯，

滾元宵、烤紅薯、龍鬚糖，

桂花糕、驢打滾、烙酥饅，

燒鴨子、燉肘子、烤小羊，

豆腐乾、豆渣糕、豆汁漿，

糖酪核桃、酒嗆小蝦、油炸麵棒，

芝麻糊糊、涼粉冰糕、豌豆兒黃，

饊子麻花、五丁包子、豬油千張。

看什麼？看著那：

引蛇、劍舞、敲鑼打鼓貨兒郎，

頂缸、吞火、奇法幻術小姑娘，

假面、猴戲、說書彈唱眼兒盲，

燈籠、鰲山、卜算問命說面相，
傀儡、山歌、風花雪月講西廂，
參軍、力士、穿紅戴綠扭秧秧。

我，祿寶，為了混飯萬事曉，生平就愛湊熱鬧。今夜寶慶縣元宵，滿大街都是落地掃的賣藝人。唉呀他們走鄉串縣見識真不少，且看他們好時節拿什麼來報。呦呦呦那邊好多人呀！都在看什麼哩？

（人群中榮哥兒和翠兒熟練的表演，翠兒躲在一口大木箱裡，榮哥兒敲擊木箱，翠兒就竄上跳下，時而蹦出木箱，時而鑽入，似〈打棍出箱〉雜技身段）
榮哥兒：各位看倌，這木箱裝了我抓來的一兔精，忒能蹦。眾位要是不嫌棄，

小弟我就獻醜啦！

月兒裡來，不是嬌欲滴嫦娥姐。

草兒裡來，不是花狸貓眼兒斜。

紅眼睛長耳朵咬牙切，

棍打箱把妳的真容揭。

（翠兒從箱中蹦出又鑽入，眾人驚呼。又靈活在箱緣蹦跳，榮哥兒裝作擊打貌。）

翠兒：哥哥哥哥別打我的鞋，

要打你合該打那位爺（隨機指向祿寶）

他看熱鬧也不把銅錢撒，

你敲敲看幾多個錢就叮叮咚，咚咚叮滾下來耶？

（榮哥兒作勢拿棍打祿寶，祿寶縮著頭跑圓場，榮哥兒追。眾人大笑鼓掌。）

祿寶：唉呦唉呦這小妞生得水靈溫柔，怎麼一張口就拿我開刀啊！我給錢！

我給錢就是啦！

（祿寶拋錢，翠兒接住。轉眼將銀錢變作一顆瓜，擲向祿寶。）

翠兒：給錢的爺我就尊您一聲爹，

給您唱個喏您別罵罵咧咧。

闔家歡樂招財進寶福無界，

吃瓜看戲口福眼福樂無迭。

（祿寶一接到瓜，榮哥兒箭步上前將瓜打破。翠兒一聲大叫翻下木箱。破瓜變作兔頭。）

榮哥兒：哇哈、哇哈、哇哈哈哈哈哈！小弟今日斬了兔精，給各位看倌鄉親
消災增福，除穢添財。各位爺也請打點賞啊！

眾 人：好！真好！

（翠兒從箱後裊娜走出來，向大家收錢。收到祿寶處向他打個躬。）

翠 兒：這位小哥，對不住啦，拿你耍遊戲！

祿 寶：差點嚇掉我的腦袋喲！你們這一齣真新鮮呀！哪兒來的？

榮哥兒：我們北方人，耍刀弄棍以外也會點幻術，讓小哥見笑了！

祿 寶：當真是好看。你們還有什麼新鮮的，再給我們耍幾招吧！

眾 人：是呀，再來一個！再來！

（榮哥兒、翠兒相視一笑。）

榮哥兒：承蒙各位看倌鄉親抬舉，我們就再來個新段子〈二士相殺〉，要是喜歡
了可千萬多給些賞錢呀！

（翠兒連番好幾個筋斗，站定下腰，榮哥兒躍起從上方飛過。榮哥兒又將翠兒高舉過頭，二人以手相拄，翠兒倒立，雙腿在空中劈腿。）

祿 寶：唉叻喂！來了個拼命的！

眾 人：好呀！真好！

（翠兒翻下，與榮哥兒舞劍五套。激烈互搏中翠兒躲閃入箱，榮哥兒也竄入箱中。灑
火彩。）

（燈光轉換，吉哥從箱中鑽出，時間已來到二十年後的元宵節。眾人叫好。）

眾 人：好呀！太行啦！好！

吉 哥：謝謝眾位鄉親父老，我是寶慶縣同鄉，跟著師父在外闖蕩好幾年了，好
容易回鄉，這回要待上個十天八天，還請眾位多捧場呀！

祿寶：唉呀真精彩，這個娃兒也真行，再練練不得了啊！那筋骨壯實的，您真要享福啦！

老榮仙：見笑見笑，他還不懂拿捏寸勁，蠻幹硬練的，多謝祿爺抬舉啊。

祿寶：不是假抬舉，是真好！要說這二十年來有誰比他好，那就是當年的翠……

老榮仙：（有意截斷話題）這個「出箱」您還看得上，「二士相殺」他練了幾年都拿不上檯面，簡直丟人。啊，敢問祿爺，現可還在馬夫人處供職？

（眾人散去。）

吉哥：（打斷了老榮仙和祿寶的話題）師父，今兒賞錢好多呀！

老榮仙：來，見過你祿爺。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路過寶慶縣，就是你祿爺捧得場。那時你小子都還沒入行呢。

吉哥：（抱拳打躬）多謝祿爺捧場。

祿寶：啊哈哈，我就是成天迷這些好玩的，人老了自然看多了，想不到今天能看到你這壯小夥的新鮮路子。不錯啊，跟師父不重樣，青出於藍呀。

吉哥：祿爺，我是不是哪兒見過您啊？怎麼……這樣面熟？

老榮仙：哼！祿爺客氣幾句你就蹭鼻子上臉的，放肆！真以為自己出師啦？（拂袖一癩一拐下場）

吉哥：師父！

祿寶：小夥子你別介意啊。你師父現在只能寄望你這身子骨出名了，難免有些兒急。

吉哥：明白……我也知道就是因為我沒做好，才總是惹師父生氣。

祿寶：你師父是不把你當外人了，他大半輩子摸索出來的招招式式，就靠你兩條臂膀一雙腿囉！

（祿寶、吉哥邊舞邊唱。吉哥有點拿祿寶耍遊戲的意思。）

祿寶：飛身旋腿真功夫就是絕，

眾人眼皮下膽藝樣樣學。

吉哥：屏了息閉了眼空中一躍，

任衣袂風中揚心眼要缺，

只憑那肉身軀舒展糾結。

祿寶：這一身這一心學藝為業，

吉哥：履薄冰踏虎尾不敢稍歇。

祿寶：秘招式不輕傳袖裡藏挪，

吉哥：獨鏤在徒兒身化骨成血，

祿、吉：歲歲年、年歲歲，經久不滅，

代代傳、傳代代，傳奇綿迭。

祿寶：（背躬）唉叻喂呀，這小娃兒沒大沒小，怎麼一上來就拿我耍遊戲……

吉哥：祿爺，您真好玩！我說真的，我看您就特別眼熟，一時沒忍住冒犯了。祿

祿寶：唉真是，我老是被你們賣藝的盯上！不過小兄弟，你的路子倒是不大像

你師父，反倒讓我想起一位故人。

吉哥：故人？

祿寶：那是二十年前囉。那時候你師父還年輕，旁邊一女娃娃說有多傳奇，就有多傳奇。

吉哥：我有過師姐？

祿寶：（背躬）這傢伙果真沒大沒小。論輩分，那是你師父的師妹，算你師姑哪。

吉哥：師父從沒和我說過……

祿寶：那是當然啦。人嘛，總分個先來後到。你這麼晚才遇上你師父，該錯過的傳奇都錯過了，不該錯過的更是錯過了。

吉哥：我、我可以補得嘛。師傅從不跟我講，祿爺您行行好跟我說吧。

祿寶：讓我說？你當真？那……那你得求我啊。

吉哥：求您？（背躬）這老頭還真幼稚呀。

祿寶：來吧，求吧！

吉哥：怎麼個求法？

祿 寶：你……你就誇我一通！

吉 哥：欸不是，我說祿爺您，有什麼好誇的？

祿 寶：嘿！又拿我耍遊戲、又拿我耍！（追打吉哥）

吉 哥：好好好，我誇我誇，不胡說的呀。祿爺您，人特別好，忒善良！

祿 寶：可不是嗎？我就是（貫口）見義勇為拔刀相助古道熱腸長相清爽為人磊
落滿心歡喜天天開心面帶微笑飯前洗手垃圾不落地捷運車廂保持安靜
時常的說請、謝謝、對不起……

吉 哥：哈哈哈哈哈！您就是特別逗呀，以前就這樣。

祿 寶：欸你別不相信啊，你祿爺我，連馬夫人都可以哄開心，那真是有名的了
不起。

吉 哥：馬夫人？我知道呀，您說寶慶縣首富的那個漂亮夫人？

祿 寶：呦，小兄弟你也知道？想不到小小年紀也知道這些八卦。

吉 哥：奇怪，我不但知道，還總覺得也見過呢？

祿 爺：哼，少吹牛了你！好啦好啦回歸正題，你師父呢，二十年前青春壯實，
一來到寶慶縣不知道迷倒多少姑娘家家，總之跟現在這個怪脾氣老頭
一點都沾不上邊。你師姑，唉呦呦，更是絕了，那時候還有騷人墨客
題了幾句破詩形容她，什麼什麼，（一拍腦袋）啊有了！「翠帶粉紅妝，
搏風青天上。何人能拴綁，唯有木箱藏。」

吉 哥：「唯有木箱藏」？

祿 寶：不錯，「唯有木箱藏」。這不就是說你師父的拿手把戲「兔精出箱」嗎？

吉 哥：（恍惚的）啊，出箱……出箱……我這就來一段。

（吉哥雙眼無神，彷彿武旦身姿，蹦上箱緣輕靈舞動。燈光集中照射吉哥，其他全
暗）

（幕後）縣民甲：翠帶粉紅妝，搏風青天上。

（幕後）縣民乙：何人能拴綁，唯有木箱藏。

（幕後）縣民丙：二十年前那對師兄妹的段子真是好啊。

(幕後) 縣民丁：可不是嗎？可惜再沒眼福啦！

(幕後) 縣民甲：怎麼問榮哥兒都不說呢！

(幕後) 縣民乙：就只說不知道。

(幕後) 縣民丙：我不信，好端端一個人兒怎麼會不見。

(幕後) 縣民丁：是呀，就是不見啦。

(幕後) 縣民甲：完全消失啦？

(幕後) 縣民乙：消失啦，什麼影兒都沒留下。

(幕後) 縣民丙：沒事吧？畢竟他們最後一次演出的時候……

(幕後) 縣民丁：啊啊，你是說那件事呀。

(幕後) 縣民甲：什麼事呀？

(幕後) 縣民乙：十年前元宵，他們最後一次一起來到寶慶縣，馬夫人

(幕後) 縣民丙：出了一件怪事。

(幕後) 縣民丁：還真是怪呢！

(燈光漸暗，吉哥如木偶倒進箱中。箱蓋在黑暗中發出巨響關上，燈漸亮。)

(祿寶坐在木箱上。)

祿 寶：怪哉怪哉，不是我老眼昏花看錯吧，小夥子剛剛那一齣，簡直就是翠兒在世哪！再說了，小夥子言語凌亂，咱們第一次見，他一下說什麼「以前我就特別短」、「面熟」、「好像見過馬夫人」。唉，各位看官，您們說，這事，我管不管呀？唉呦呦！心煩心煩！（摸出一個金磚，放進木箱裡。)

(燈漸暗。)

【第二場】

時間：元宵表演後

人物：榮哥兒（武生）、翠兒（花旦）、老榮仙（老生）、吉哥（武生）、祿寶（丑）、小翠綾（武旦）

空間：寶慶縣旅館

（老榮仙趴在床板上，榮哥兒裸半身坐在一旁，二人處在相異時空，互相看不見。一旁吉哥悉心燒藥膏，翠兒與其共用鍋爐煮補湯。二人處在相異時空，互相看不見。兩隊人各據舞台一側。）

榮哥兒：翠兒，妳聽說過馬夫人嗎？

翠兒：怎麼不知道，姑娘裡頭誰不羨慕她的金釵翠鈿呀。溪邊洗衣服的妹子都跟我說，她頭上簪了五斤重的金釵哪，頭都要抬不起來。她們也嘴欠，傳聞馬爺就是喜歡看她雪頸低垂，方便……

榮哥兒：又說葷話，妳一個大姑娘家，老是聽這些！回頭我跟師父告妳一狀，怕他不到夢裡唸妳？

翠兒：什麼葷話呀。師哥你倒是說說，哪裡葷了呀？翠兒我一姑娘家，不懂。

榮哥兒：不正經！看來我還是回掉了好。

翠兒：回掉什麼呀？唉叻這補湯好苦，師哥你真能天天喝呀？

榮哥兒：拿來，我還要壯實些才能撐得住妳（一口喝掉補湯，表情痛苦）唉，前些日子妳不是指了場邊一小哥，拿他耍遊戲嗎？我早叫妳少這樣，萬一人家看上妳，拐了妳跑呢？

翠兒：唉叻這普天下誰不知道只有師哥你捉得住我啊。我指他，是看準了他有點東西，那荷包沉甸甸的，還繡了個「馬」字。

榮哥兒：原來就是妳惹得事！野丫頭！

翠兒：怎麼啦怎麼啦？

榮哥兒：他是祿寶，馬夫人總管，說是幫著物色好藝人，要帶回家讓夫人樂樂。今兒個給了一塊金磚下訂呢。

翠兒：（拍手）那不挺好嗎！我們師兄妹去見見世面、開開眼！

榮哥兒：就怕妳不正經。那馬夫人，風評這樣差，雖說咱麼拋頭露面的，但也好歹不賣色，只專心賣藝。

翠兒：唉，你就是不賣色才可惜了。不然咱們早就……

榮哥兒：（漲紅了臉）少胡說，又來鬧！我、我怎麼可能違背師訓！

翠兒：我說師哥，你又怎麼知道人家就是看上你這身肉了？馬夫人說不準
根本沒把你放眼裡呢！全寶慶縣的女孩都饞你，偏就她一個馬夫人根本
不知道你。

榮哥兒：哼，那怎麼可能。咱們幻術武藝都精通，誰能不知道我們！

幻術迷眼真新鮮，
破瓜兔頭兜轉圈。
精怪藝郎轉身變，
棒打肉搏走命緣。

翠兒：也是呢，

咱們名揚在街邊，
精彩歷歷如塵掀。
何人不曉無眼見，
妄說富戶簷百千。

榮、翠：今日裡得金磚要把她來見，
貧兄妹腰不折拿功夫周旋。
包準了美夫人歡樂無所厭，
滿縣城名聲沸傳奇鬧得喧。

（翠兒與榮哥興奮閒話（無聲）。燈光轉到老榮仙、吉哥身上。）

老榮仙：你平時膽小怯懦，今日裡……喔，是回到家鄉了，膽子壯實了？

吉哥：師父，您說我今天演得還行嗎？身體輕鬆，簡直不像是我的哪。這當真
是家鄉的緣故嗎？特別有底氣？

老榮仙：哼！誰知道寶慶縣是多久沒有過得了眼的賣藝人經過了？

吉哥：師父您也好久沒回來這裡啦？

老榮仙：就是十年前在這裡收了你，再沒轉回來過。

吉哥：唉，那好在我今天也算是沒給您丟臉。今兒賞錢真多呀，（摸索衣兜）
您看，散戲後我在木箱裡撿到一金磚，包不准哪個大戶看得起咱們。

您說，再幾天咱們能不能到有錢人家宴上耍耍？開開眼？要真能這樣，咱們師徒可就……

老榮仙：咱們？咱們？咱們？哼，人家祿爺不早就說了，你不是我的路子，你青出於藍？

吉 哥：祿爺那是客氣話，誰不知道呢？〈出箱〉就是師父您的名作，除了您，還有誰會呢？祿爺還跟我說呢，二十年前……

老榮仙：二十年前怎麼了？他都說什麼了？你說！

吉 哥：（害怕）說、說師父壯實。

老榮仙：哼，壯實。那時我倒是壯實，比起你都要好些。我可是扛得住翠……

（自覺冒失，將話題打住。）

吉 哥：師父，藥膏好了，我這就給您搽上。

老榮仙：輕點！這幾日又疼又癢，像有數百隻蟻在咬。

吉 哥：等師父好了，咱們就來練〈二士相殺〉吧。

老榮仙：你想跟我練？青出於藍了還跟我練啥呢？

吉 哥：（趕緊跪下）師父。

老榮仙：別喊了，你心裡沒我。

吉 哥：師父、我……師父！

老榮仙：我就不該收你。

你一身剝悍能掀天。

我如今病老腿如鉛。

明著是燒藥甘驅遣，

暗裡是鬥藝為爭先。

吉 哥：師父呀，我、我沒有呀！

老榮仙：白眼狼滿口謊哄我老殘，

明眼人誰不知師門未傳。

好呀！

你一朝開了竅風光無限，
撇了我老榮仙給人可憐。
你倒是說說，
哪一朝哪一式與我干連？
論叫好論掌聲都只為你狂癲，
拆家門走新路全都當著我面，
你精壯我衰殘明擺逆師行奸。
滾，你給我滾！

吉 哥：師父！

（吉哥本要黯然離開，燈光轉換，吉哥忽然變換表情如附魔，翠兒恍惚站起與吉哥同步逼向老榮仙。末兩句括號內唱詞為翠兒與吉哥同步唱。）

我倆相逢十餘年，
哪一日你信我不為名錢？
拳腳招式死裡練，
練不出你溫情待我一天。
身與心青紫一片，
矮著身承師命有苦難言。
十年前轉瞬一念，（十年前轉瞬一念，）
你何以收了孤狠心相煎？（你何以背了我真心一片？）

師父（師哥），你可有好好的看過我一眼？你可有看見我的真心？

（老榮仙、榮哥兒皆受到驚嚇，倒在床上難以言語。祿寶上，冒失的推門闖入。燈光轉換。）

祿 寶：老榮仙、小兄弟，我帶馬夫人的信來囉！箱裡的金磚可收到了？下個月就入府……你們、這、這是怎麼回事呀？

老榮仙：祿爺來了。見笑了，我正在上藥呢。

（吉哥沉默收拾藥膏。榮哥兒、翠兒分兩邊鬼步下場。）

祿 寶：唉呀，您老擦什麼藥呀？

老榮仙：沒什麼。胡亂擦擦，那小子弄來的藥方，非要我試。

祿 寶：（尷尬的）哈哈，呵呵，這徒兒可真孝順呢！

（吉哥沉默下場。）

老榮仙：祿爺，您說馬夫人她……

祿 寶：啊？喔，你們師徒準備準備，下個月就入府給馬夫人慶壽可好？

老榮仙：下個月……那可是花朝之日？

祿 寶：不錯。

老榮仙：（自言自語）我竟不知她是花朝的生辰。

祿 寶：您說啥？大點聲吧！

老榮仙：咳，我說，夫人她……可還記得……？

祿 寶：喔！您要問夫人可還記得你？

老榮仙：啊，呃，是、是可以這麼說……

祿 寶：那我也不知道呀，這次是夫人聽見外頭在傳吉哥的風聲，才派我來要人。你改了名，身材相貌有些變化（背躬：皺紋多了十根八條的，也沒了六塊肌！）也不見翠兒跟你一起（偷眼觀察老榮仙反應）……認不認得嘛？夫人畢竟貴人多忘事的。

老榮仙：說得是，說得是。（尷尬的撫著自己的傷腿）

祿 寶：不過夫人當年著迷於你們兄妹武藝，說不準人忘了，藝不忘，一見了小兄弟的招式，就想起來囉！

老榮仙：就是望他爭氣。我等了這麼久……

祿 寶：沒事沒事，別太緊張啦！我先回去忙活囉！

老榮仙：您慢走。

（祿寶下場。老榮仙撫著病腿陷入沉思。小翠綾鬼步踩蹺上，在房間中靈活晃盪。二人的對話不相通，像是自語。）

小翠綾：你說，夫人還是美貌依舊嗎？

老榮仙：我如今這副模樣，她不會認得的。

小翠綾：你就這樣放不下她。

老榮仙：我只願她看我一眼。

小翠綾：哼，你倒是不怕痛。（小翠綾以蹺踢弄老榮仙的腿傷。）

老榮仙：這一次，她可願意看我一眼？

小翠綾：最好的人兒會發光，周圍的二等貨全被那炫目的光給淹了。

老榮仙：當年她的眼中從沒有我。

小翠綾：因為她看得清，眼光銳利，只認那最好的。

老榮仙：再試一回，這一回，沒了她。想不到已過了十年。

小翠綾：竟是十年了，好久呀，我被這些舊事拘了好久呀，哈哈，哈哈，哈哈
哈。（用力踩踏老榮仙的傷口）

（老榮仙摀住嘴不願大叫出聲，甩髮表現痛苦，倒地暈厥，燈暗。）

【第三場】

時間：元宵節下戲後 轉 鬼界時空

人物：小翠綾（武旦）、吉哥（武生）、眾小鬼

空間：客棧角落 轉 寶慶縣大街上的鬼世

（場上一片黑暗，小翠綾水衣鬼步上，吐火科，照亮縮在角落的吉哥。）

小翠綾：顛巍巍一如雛鳥濕了毛，

惹師父暴言烈語氣難消。

難為他孤雛拜師一心圖恩報，

怎料是乖戾老人疑多總不饒。

（小翠綾變出幾塊馬蹄條，哄著吉哥。）

小傢伙！看看這是什麼呀？呀！好香呦！

吉 哥：姊姊，妳別管我了。我這回……肯定要被逐出師門了。

小翠綾：那有什麼？你想學什麼功夫，什麼新鮮的，姊姊都教你呀！

吉 哥：這不一樣！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妳就笑吧，笑我腦子笨，我就是笨，我怎會不知道他從沒滿意過我？但我總盼著哪一天，或許哪一天，能讓他看到我的好

小翠綾：我確實不懂，我向來是那個沒心沒肺的。

吉 哥：當真？姊姊拜過師嗎？

小翠綾：我拜師沒幾年師父就死了，更多的時候我都跟著師哥混。

吉 哥：妳師哥是個什麼樣的人？

小翠綾：我師哥他……我師哥呀

他膽大心細藝且高，
他如父如兄性子驕。
我傷了人他忙賠笑，
人傷了我他把拳抄。

吉 哥：真羨慕妳……

小翠綾：我倆相依暮暮朝朝，

勤練功夫反覆過招。
心眼默契世間難找，
相爭相競男俊女嬌。
可他怎麼一朝變了？
為了誰眼底妒火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吉 哥：（一邊吃馬蹄條）什麼為什麼呀？

小翠綾：沒什麼……瞧你馬蹄條吃得香，也不給我留點，我都餓了呢！

走，陪我出去耍耍！

（灑火彩，場景轉寶慶縣大街。群魔奇裝異服，表演各式雜耍功夫。）

吉 哥：這、這怎麼這樣熱鬧呀？

小翠綾：你不知道呀？過了子夜，咱們作鬼的也要出來玩。我這就帶你開開眼，

瞧瞧各式雜技鬼功夫！

(眾鬼湧上，圍住吉哥。)

小鬼甲：小哥模樣裝得巧，

小鬼乙：心底有鬼快點招！

小鬼丙：男身女魂我知道，

小鬼丁：還不換掉男人袍！

吉 哥：姊姊！他們都胡說些什麼？

小翠綾：你別裝啦，你平日裡藏擲著的心事，在鬼怪的世界裡誰人不曉？

小鬼甲：不做人了規矩少，

小鬼乙：女衫上身眉毛描，

小鬼丙：心願一點鬼兄把你罩！

小鬼丁：死活自在鬼界真逍遙！

(眾鬼、小翠綾圍住吉哥幫其換上女服，畫上女妝。)

小翠綾：菱花倩影他愛嬌，

吉 哥：心事一吐憂愁消。

小翠綾：綠巾相贈你莫嫌少，(將翠綠腰巾子綁在吉哥身上。)

吉 哥：腰間一勒我心兒飄！

小翠綾：換個女身應了心頭好，

吉 哥：鬆了男心任憑姿神嬌，

小翠綾：姊妹攜手大街相陪繞，

吉 哥：此身畸零今夜全都拋！

(眾人歌舞、雜耍，場面熱鬧。)

(燈漸暗。燈亮，場上只有女妝吉哥恍惚獨舞。仿若一身兼有小翠綾、吉哥兩個人)

吉 哥：此身畸零今夜全都拋！

天明啦，該回去練早功啦！

嘻嘻，是啦！好姊姊，我這就回去，妳也一起，我可不能沒有姊姊！

小傻瓜！愛撒嬌呢！

（吉哥搖搖晃晃走在路上，與一癩一拐的老榮仙相撞，擦肩而過。）

老榮仙：昨夜吉哥頂撞於我，今晨不知去了哪裡，這徒弟從沒讓我省心！唉喲！

吉 哥：對不住呀！

老榮仙：（看著走遠的吉哥背影，顯然沒有認出來。）哼！瘋子！一個大男人穿成這樣！可是被妖物附了身？

（燈暗。）

【第四場】

時間：夢境 轉 一個月後的花朝節

人物：雲娘（青衣）、翠兒（花旦）、馬夫人（花衫）、小翠綾（武旦）姆媽（老旦）、祿寶（丑）、吉哥（武生）

空間：馬夫人房間 轉 馬府前廳

（兩名少女背對背坐在水光邊談心，一是未嫁的馬夫人（雲娘），一是翠兒。有淺藍紗帳半遮半掩。）

翠 兒：（握住雲娘的腳）妳的腳好美呀！難怪出名！連我都心動呢！

雲 娘：是嗎？姆媽說不足三歲就纏上了呢。

翠 兒：那可不疼死了嗎？

雲 娘：他們說我哭得慌，爹把一塊金磚塞進我嘴裡，我就不哭了。疼不疼，我都記不得了。

翠 兒：金磚塞嘴呀，羨慕死啦，我長這麼大都沒見過金磚呢？妳的金磚呢？

雲 娘：（聳聳肩）後來爹就讓人打成了這個金鈴鐺，戴在腳踝上囉。

翠 兒：怪不得滿縣城都說，秦家的千金走起路來隨風搖曳，還配著仙樂呢！

妳阿爹真懂呀！要是我也有個會拿金磚塞我嘴的爹就好了！

雲 娘：妳呀，估計是更喜歡馬蹄條塞滿嘴吧！（用手指點翠兒額頭）

翠兒：哈哈那倒是！（翠兒開心的翻起筋斗）

（雲娘看著翠兒活潑跑跳的樣子，有點羨慕）

雲娘：妳的腳呢？也給我看看！

翠兒：我的腳？不好看嘞！我一雙腳又大，又成天練功，都是坑巴癩傷的。

（雲娘一下扯破翠兒破舊的鞋子）

翠兒：（笑）唉呦大小姐，想不到妳也要流氓呀？

雲娘：回頭我賠妳一雙就是。妳喜歡紅的？粉的？什麼花的呀？（捧起翠兒的腳端詳，有點著迷。）

翠兒：妳把妳的腳貼上來看看？

（翠兒一下抬起雲娘的腳，雲娘身體後傾，有點嚇到，翠兒攬腰一扶。）

雲娘：哎呀！妳、妳、怎麼這樣蠻呢！

翠兒：「哎呀！妳、妳、怎麼這樣蠻呢！」哪個小姐把我的鞋都扯破啦？誰蠻？

（兩人的腳一大一小相對，一個癩傷坑疤，一個穿著精巧的紅繡鞋套。）

翠兒：雲娘呀，妳長大了想去哪兒呢？

雲娘：我？長大了，（有點害羞）你我不……不都要嫁人嗎？哪還能選呢？

翠兒：問你「想」去哪兒呢！妳現在滿腦子就只有如意郎君啦？那我可要吃醋啦！

雲娘：才、才沒有！那妳呢？妳又想去哪兒？

翠兒：我想越爬越高，爬到最高的竿子上，誰都拽不住，旁邊只有風。

雲娘：（小聲嘟囔）妳才是心裡沒我。

翠兒：最高的竿子上，一定風景好，耳邊呼啦呼啦地響，臉上興奮的緊，熱辣辣的，多好。

雲娘：妳到了那種地方，我上不去呀！

翠兒：耳邊呼啦呼啦地響，臉上興奮的緊，熱辣辣的

雲娘：翠兒？翠兒？

（雲娘賭氣地把翠兒推倒，翠兒旁若無人地不斷自語）

翠兒：耳邊呼啦呼啦地響，臉上興奮的緊，熱辣辣的

雲娘：（哭喊）翠兒！妳聽聽我！妳看看我呀！翠兒！

（燈暗。）

（燈亮，馬夫人側躺在紗帳裡喘息。）

馬夫人：……又夢見了。夢裡又是她……那個賣藝的孩子，又是她。

（姆媽幕後音：夫人可醒了？讓老身為您更衣吧。）

馬夫人：不必。我自己來吧。

（馬夫人緩緩起身更衣化妝，對著巨大鏡子簪上一根又一根的簪子，披上一件又一件華服。）

馬夫人：琳琅八寶鑲金簪，

十命難換一枝纖。

纍纍胭脂血花鈿，

重過嬰孩手中牽。

衣衫上身富貴擔，

玉領圈束了頸風姿妍。

勾墜一個長命鎖，

繡彩悅漫漫地遷又延。

金蓮小環為我踐，

花開落竟不知牆外遠，

梳妝簪髮不曾間，

每日裡抵紅唇不敢言，

怨此生命薄運蹇，

椅上坐直看著日影移偏。

（姆媽上，為馬夫人整理鬢髮。馬夫人一邊抽鴉片煙管，一邊看著映在鏡中的姆媽。）

馬夫人：姆媽，妳老了。

姆 媽：小姐都成了夫人，又從夫人成了寡婦，我如何不老？

馬夫人：姆媽，妳給我篋頭，可有篋出白髮？

姆 媽：小姐要是多出去走走，氣血活絡了，頭髮一根也不白。

馬夫人：這些釵環鈿珮太沉了，我走不遠。

姆 媽：老爺不在了，小姐大可不必簪上這些沉的……

馬夫人：他還在，他總在窗邊鏡裡看我……我若是出了這個門，褪了這些簪，怕是活不成了。姆媽，我不行。姆媽，他還在。

（看著慌亂的馬夫人，姆媽沉默一陣。）

姆 媽：到底是不該給妳裹腳的。

馬夫人：（淒涼一笑）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我早給拘小了，不識得大呢。姆媽，妳沒錯，妳也別可憐我。

（一陣沉默。）

馬夫人：最近我總做夢，夢裡有一個孩子，她叫我雲娘，我叫她、我叫她？我叫她什麼？……翠兒，她叫翠兒！姆媽，妳還記得她嗎？

姆 媽：姆媽再神通廣大也識不得小姐夢裡的人兒。

馬夫人：那不就是賣藝的孩子嗎？姆媽，她究竟去哪兒了？

姆 媽：賣藝的孩子何其多，小姐您召來的不下百人了，姆媽老了，不記事。

馬夫人：夢裡我和她玩呢，玩得開心……我想見見翠兒，姆媽，妳給我找好不？我一個人好怕呀，我怕。

姆 媽：一會兒叫祿寶找去，小姐放心。今兒是妳大壽，咱們先梳妝吧。

（祿寶、吉哥上，祿寶到馬夫人門前敲門報信。）

祿 寶：夫人，壽宴備好了，就等您呢！夫人？夫人？

姆 媽：知道了，別扯著嗓子吼了，沒點規矩！

（祿寶縮頭，跟吉哥抱怨。）

祿 寶：我老娘，非常之兇。我一生伺候她不夠，還有一個夫人，真夠受的！小兄弟，咱們去前廳聽候差遣吧。（往前走，沒注意身後吉哥的動靜。）

（小翠綾上，將腰間綠巾子解下綁在吉哥身上。兩人捧著彼此的臉）

吉 哥：（跺腳）姊姊，妳可來啦，我緊張得要死！

小翠綾：咳，別像個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我給你撐腰呢！

吉 哥：我的好姊姊，我真不能沒有妳！

（降一道幕，遮住馬夫人和姆媽。祿寶引著吉哥、小翠綾走向前廳。）

吉 哥：祿爺，您慢點，我追不上啦！

七拐八彎這森羅殿，

祿 寶：腳下小心把命拽嚴。

吉 哥：夫人長居何以凌亂如遭輓？

祿 寶：聲量放輕我媽耳朵真靈尖！

吉 哥：這可有風華十年前？

祿 寶：你沒看紅燈還高懸？

吉 哥：窗扇怎殘破如紙剪？

祿 寶：那寶鏡不也破個全？

別往裡頭張望耍賤！

仔細那做鬼的老爺指甲尖。

吉 哥：馬府這副模樣，回去我要怎麼跟師……（賭氣的中斷話題）

祿 寶：怎麼，還在跟你師父鬧彆扭呀？

吉 哥：他從沒正眼瞧過我。他、他只看得到我的身體……。

祿 寶：這怎麼有點……腐味呀？

小翠綾：他是個瞧不起人的死老賊，但要是你沒有這個好身板，他根本不會收你為徒呢！

祿 寶：那你何必挑著他呢？你以為是師父選中了你，從另一頭看，何嘗不是你選中了他？小兄弟，你若下定了決心，還是趁早離……

小翠綾：說得倒是輕鬆。人與人一旦相互勾上了，哪裡能輕易拖了干係？不到勾兒鑽入肉裡相互拖磨，最終丟了一塊肉，是放不開的。

吉 哥：唉，別談我了。（轉移話題）今兒不是夫人壽宴嗎？怎麼這樣冷清？

祿 寶：馬爺走了，夫人總說鬧鬼。老爺在世時沒少給她苦受，作了鬼更是陰森。

馬府破落或熱鬧，反正都是一樣的，就只有錢多，人呢，都給錢壓著了。

小翠綾：鬼就一定陰森嗎？你這話我可不依！

吉 哥：姐姐跟尋常的鬼不同，好鬼比惡人好得多了！

小翠綾：唉呀你這人真傻！你就真信了我是個好鬼？

祿 寶：安靜點呀，要進門啦！

（一道幕啟，前廳已準備停當。馬夫人坐在珠簾後，看不清面容。）

祿 寶：夫人，按您的吩咐，人帶來了。

馬夫人：名字？

祿 寶：（小聲）哎，小兄弟，你回話呀！

吉 哥：秉、秉夫人，小人藝名吉哥。

小翠綾：翠兒，妳見過的！

馬夫人：會什麼？

吉 哥：刀槍棍棒、蹦跳撲跌、爬竿倒立、幻術戲法，都能耍一些。

小翠綾：刀槍棍棒、蹦跳撲跌、爬竿倒立、幻術戲法，沒有不會的。

馬夫人：上前。

祿 寶：小兄弟，快呀，上前一步！

（吉哥靠近珠簾，鴉片煙霧中馬夫人伸出玉指纖纖，劃過吉哥的胸膛腹肌。）

馬夫人：哈哈！哈哈！真好！這副身體年輕呀！你耍點東西來吧，要是我不

開心了，仔細你的皮。

（吉哥戰戰兢兢開始舞棍，剛開始不順利，令人捏把冷汗。小翠綾趕緊加入與吉哥共耍，馬夫人穿過珠簾看得恍惚。）

祿 寶：唉叻喂！小兄弟沒問題吧？他、他、他這副模樣怕是要被夫人燙掉一層皮呀（搓股科）

馬夫人：（不屑）祿寶，你可還有點眼力？當本夫人沒見過世面嗎？

祿 寶：夫人恕罪！夫人恕罪！小兄弟年紀輕，待會兒夫人要罰，就、就、就罰我……老娘吧！

（馬夫人聞言掩嘴而笑。）

姆 媽：嗯哼！

祿 寶：阿彌陀佛耶穌阿門，小兄弟你多賣點力吧！

吉 哥：姐姐！我的身子不聽使喚，胳膊重、腿也沉，腰像是扭不過去了。

小翠綾：放鬆，妹子，想著身子是一道風，一彎水，這兒根本沒有你。

吉 哥：沒有我？那又是誰在翻身，誰在撲跌？

小翠綾：腰肢在翻，胳膊在撲，雙腿在跌。他們兀自動著，缺了你也動著。

吉 哥：一番話說得我愈加迷顛，

何以的缺了我自在翩僊？

小翠綾：肌和筋骨和骨樑接匪淺，

怎會是一顆心能夠督監？

吉 哥：遵妳言我閉眼思慮不牽，

只任憑身子骨千轉萬延。

小翠綾：聽風走觀日夕心神薄澹，

天雨水地生粟氣走丹田。

你與我同優游刀光劍尖，

我與你身骨併手眼相連。

（兩人舞棍舞得愈好愈快，如入無人之境。馬夫人受到回憶觸動。）

馬夫人：棍影中獨一人立在風尖，

他是誰竟勾起我心縈牽。

光耀目沸人血迷人心眼，

垂死命又一度花開露圓。

（兩人在激烈舞棍中臥魚倒地，馬夫人過於激動站起身，府中一片安靜，唯有夫人踝上的金鈴顫響。）

馬夫人：你、你究竟是誰？是誰？

（吉哥維持臥魚停格不起，僅小翠綾起身，走向馬夫人。馬夫人有所感知卻又看不見，撫摸著空氣。）

小翠綾：夫人，翠兒回來了。

馬夫人：可是妳？可是妳願意回來了？

【第五場】

時間：花朝節後

人物：馬夫人（花衫）、吉哥（武旦）、小翠綾（武旦）、姆媽（老旦）

空間：馬夫人房內

（馬夫人、吉哥、小翠綾三人在紗帳內輪流遞煙管吸鴉片。煙霧迷茫，吉哥與小翠綾相同裝束。）

吉 哥：夫人，這是我第一回抽大煙，這滋味真是飄飄欲仙呀！

馬夫人：什麼夫人？妳叫我雲娘！快叫呀！

吉、綾：雲娘？

小翠綾：這可是妳的乳名？

馬夫人：翠兒妳不知道，妳在夢裡都這樣叫我呢！

吉 哥：夢裡？嘻嘻？什麼夢呀？

小翠綾：我與妳第一回相見妳就是馬夫人啦，我可不知到妳的乳名！

馬夫人：夢中池邊初見面，

我未嫁時臉兒鮮。

妳待我溫情一片，

我羨妳如雲在天。

小翠綾：相逢夢中是有緣，

無怪知心重遇戲場邊。

吉 哥：十年之後又再見，

已作男身憑藝把緣慳。

馬夫人：翠兒，第一次相遇馬府，我就愛妳身姿靈動。十年前妳不告而別，我真像是死了一回。

吉 哥：十年前？不見？（低語）莫不是祿爺和我說的那事……

小翠綾：十年前……十年前我蹤影不見，妳可有找過我？

馬夫人：我找了，我瘋了似的找，我叫人把縣內的木箱都搬來了。我氣壞了，他膽敢騙我！

小翠綾：誰？木箱？妳說什麼？

馬夫人：他怎麼也不肯說！翠兒，妳好容易回來了，千萬別再走了！在我的身邊陪著我，就在這，哪兒也不許去。

吉 哥：那怎麼行呢？賣藝人都是四處雲遊的，賣藝人的腳板天生大，拘不住的。

馬夫人：我不許妳走！不許！（向吉哥、小翠綾噴吐一大口鴉片煙。）

綾、吉：她拘我如若鍊圈，

一瞬間恨意綿延。

霧迷目恍心神倦，

涉夢水淺身若綿。

馬夫人：睡吧！就在這陪著我，別去那有風的地方了，冷呀！

瞧妳彩鞋蹦命緣，

不若木箱裡安睡。

無風無雨不再險，

與我相伴共入眠。

（馬夫人哼著小曲，燈漸暗，只留一星鴉片煙的火光搖曳。）

【第六場】

時間：花朝節後

人物：老榮仙（老生）、榮哥兒（武生）、翠兒（花旦）、祿寶（丑）、小翠綾（武旦）、吉哥（武生女裝）

空間：茶館 轉 馬府客房

（老榮仙醉醺醺趴在茶館桌子上，寂寞灌酒。）

老榮仙：嗝、嗝。哇哈，哇哈哈！

無人探問我是誰，

半生功業竟衰頹。

新人榮顯香帳內

舊人斑駁白鬢催。

哇哈哈哈哈哈，嗝、嗝，她終究是沒來尋我？還是故意氣我？她見了吉哥的身板招式，難道就沒有想起我？

蟻鑽蟲啃股爛潰，

病腿日腐命亦巍，

伊人何時水邊會？

舊夢難圓落了灰。

（榮哥兒、翠兒上，坐到鄰桌喝酒吃飯。）

榮哥兒：翠兒，師哥恭喜妳。馬夫人不輕易賞人的，妳這腰巾子華貴，得好好收著。

翠兒：師哥你說這個呀？師哥要是喜歡，讓給你吧！（夾了大塊肉塞進嘴裡。）

榮哥兒：那是你們女子間相贈的體己東西，我要是掛在身上，要被人說閒話的！

翠兒：真要被說了什麼閒話，你才開心呢！

榮哥兒：（噲到）咳咳咳！翠兒妳……別胡說。

翠兒：你別瞞我啦，從沒看過你在耍功夫時眼神飄忽。這幾回在馬府，你眼神只怕要釘進珠簾裡的人兒了，翠兒可都知道！

榮哥兒：她眼裡沒我。她不懂我們的功夫，終究是眼力不足，一個淺薄女子。

翠兒：你說人淺薄，不過是因為她不看你。你饞人家雪頸纖纖、金蓮小巧，就不淺薄？哼！她是沒看你，但都看著我呢！贈這腰巾的時候，她和我說

了好多話，是個眼力極好的。

榮哥兒：她都說了什麼？可有……

翠兒：她說我懂得任身體帶著我走。別人都只懂得把控身體，而我懂得讓身體牽著我。

榮哥兒：瞧，真沒眼力見！誰不知道你師哥比妳勤練多少年功夫，怎麼輪得到妳佔先？

翠兒：唉叻我們普天下最了不得的賣藝郎吃醋啦！來來，小師妹給您斟酒，這回搶了你風頭，對不住啦！

榮哥兒：又胡說，哪一回讓妳搶了我的風頭？我風頭正盛呢！

翠兒：行行行，都聽師哥的！

榮哥兒：瞧你這敷衍勁！翅膀硬啦？

翠兒：（背躬）男人的自尊心怎這麼麻煩？啊！師兄，我想到一個新招式，包準能讓馬夫人看見你的好！

榮哥兒：喔？說來聽聽！

（翠兒附耳向榮哥兒說。）

榮哥兒：妳……不怕？那可是要斷頭碎骨……

翠兒：那有什麼？咱師哥的幻術，我最放心啦！來，我們練練！

榮哥兒：妳這小妮子，怎麼這樣實心眼兒？妳就不怕？

翠兒：怕什麼？喔，怕你背了我？存心犯失誤？

榮哥兒：（正色）翠兒！我可是那樣的人？

翠兒：所以啦！我要怕什麼？你是我師哥呢，全天下我只聽你的！

榮哥兒：妳……可別這樣信……信別人呀。

翠兒：就只信你呀，若不信你，我還怎麼接你的招招式式呢？

（翠兒拉著榮哥兒找老榮仙看他們耍新招式。）

翠兒：喂！老頭！咱們師兄妹要耍個新招，你瞧仔細囉！嘻嘻嘻！

榮哥兒：老頭，看清楚呀，我這刀不留情呀，馬上要砍了我師妹呀！（揮舞著刀）

翠兒：咻—就把本姑娘的頭砍下來嘞！哈哈！

榮哥兒：咻—咻—哇哈哈哈哈！還把身兒剝成泥嘞！

老榮仙：哼！耍啊！你們、嗚、有啥本事？我、我，可有我當年厲害？

（兄妹開始表演，榮哥兒陽剛，翠兒嬌媚，兩人相鬥互搏。）

老榮仙：鐵打男兒勝似錘，

嬌俏女兒身後追，

火熾燒來激清水，

二刀相拼勢猛威。

他們作戲斧痕沒，

渾然天成刀刀催。

眼看項上人頭墜，

緊接身骨都要摧。

我何以簌簌縱老淚？

怎恰似撲朔當年誰？

明眼人都知榮哥漸狼狽，

我心燒眼紅油烹催。

她憑天賦三兩下把我賤，

我日日苦練百千回。

她輕巧蹦跳把我悻，

我搏命不惜將她追。

可憐我、恁拼命、終究是、遭光掩，夫人目光難喚回，

牙一咬、臂一揮、狠了心、迷了眼，刀落折了嫩翠蕊。

（灑火彩，煙霧中翠兒人頭滾出，老榮仙十分害怕。）

老榮仙：啊！啊！不是我！是誰？是誰殺人了？不是我，不是我啊！

（翠兒人頭飄在空中，追咬老榮仙，老榮仙翻滾撲跌各式毯子功，展現慌亂。不斷有翠兒聲音「就只信你呀」、「不信你，我還怎麼接你的招招式式呢」迴盪。）

（祿寶上，燈光轉換。）

祿寶：那不是老榮仙嗎？吃醉了在做什麼呀？我趕緊看看去！

（老榮仙撞上祿寶，求祿寶將咬在他心口的翠兒人頭摘下。）

老榮仙：祿爺、祿爺，你趕緊的摘下她。我快疼死啦！她啃著我的心，唉！呀！

祿寶：你別慌呀！（背躬）各位看倌，這不就他抱著的一個葫蘆酒瓶嗎？還啃著他的心呢？是不是有點愛演呀？（拿走葫蘆。）

老榮仙：哇啊啊啊！她不放過我！她恨毒了我！

祿寶：你這是吃醉啦，張大你的眼睛看！

老榮仙：我不，我不看，我……這、這不是翠兒？

祿寶：翠兒？喔！我正要跟你說呢！夫人高興你把翠兒找回來了，說要請你入府相會呢！

老榮仙：你、你說些什麼？我聽不明白？翠兒回來了？不可能……

祿寶：我還真沒想到小兄弟能扮女裝，身姿還妖嬈呢！老榮仙，你這招真是大膽呀！夫人一吃煙，看他穿女裝耍著翠兒的路子，妥妥就是翠兒再現呀！

老榮仙：什麼？翠兒的路子？女裝？我、我要入府，我要見見他！

祿寶：他最近完全扮成了翠兒，招夫人喜歡，是連言語態度都有些變了樣，旁人都認不出呢！你去見見他，大概只有你這與他處了十年的師父認得！

老榮仙：胡鬧！我要入府，現在就要！（憤怒顫抖科。）

祿寶：唉呀糟糕！難不成小兄弟沒跟他師父套好？

（燈暗，場景轉至馬府客房。吉哥女裝，與小翠綾緊急密談。）

吉哥：姊姊，大事不好啦！祿爺說，師父星夜入了府，我推說睡了，但明兒就紙包不住火啦！

小翠綾：你何必藏？你早早的喜歡了胭脂水粉、披上女衫又能得夫人歡心，是他從沒認真瞧過你，是他不曾懂得你。

吉哥：姊姊，可我總覺得怪。一旦穿了女裝，我的身子骨就自個兒動著，……簡直像是，有另一個人住在我裡頭，一個比我功夫好得多的人。

小翠綾：你……想多啦！但若是比你好的人，那不也挺好？（試探的）

吉 哥：無論多好的人，都不是我呀……姊姊，我若不總是女裝，偶爾男裝，妳說夫人會不會樂意？

小翠綾：夫人她喜歡你都是因為你像翠兒，你可別輕舉妄動。你說得那人，可是你女子的一面？興許也就是你吧！只是你還不認識。

吉 哥：姊姊，我說不清，
自那夜鬼世遊一回，
至近日賣藝夫人閨。
腦兒中過往事如水奔潰，
心絞痛為了誰骨肉漸萎？
我腦中總有個名字，翠兒？她是誰？

小翠綾：未料想娃兒竟同悲，
莫不是我恨尖如椎？
佔他身亂他心害他憔悴，
無奈何哄騙他姊妹情吹。

吉 哥：姊姊，妳可識得翠兒？

小翠綾：（緊張的）怎麼了？她是誰呀？

吉 哥：沒什麼，只是，她也有一條綠腰巾……妳當真不識得她？

小翠綾：……沒聽過呀！就算聽過了，這名字不怎麼稀奇吧，也不知道誰是誰。

吉 哥：「翠帶粉紅妝，搏風青天上。何人能栓綁？唯有木箱藏。」這幾句詩姊姊可有聽過？

小翠綾：唯有木箱藏……呀！
怎料詩句成讖此身隳，
至今冤沉箱底換不回。
一魂飄零教他在蒙昧，
如今他竟疑我聲聲追。

吉 哥：姊姊何以眼中有愧？

相伴多年隱情難追。

女衫披肩身心漸萎，

綠巾招纏腰間躍飛，

人稱翠兒她竟是誰？

小翠綾：我該如何應回？

他又為誰而追？

藉他身報仇怨心內惴惴，

憑武藝騙賺他無奈難為。

吉 哥：舊事傳奇如今難窺，

此身相替究竟為誰？

夫人尋翠求我安慰，

何以招式齊全竟可與她相俁？

姊姊，妳說吧！妳認得翠兒吧！她是誰？為什麼夫人總說我像極了她？

我的功夫路數全是姊姊教的，妳一定知道……

小翠綾：我說我不知道！我也不記得！我、我得走了！（鑽進鏡中，下場。）

吉 哥：姊姊！妳別走！我怕！姊姊？姊姊？

（吉哥捧起鏡子，凝望鏡中的自己。）

吉 哥：我是誰？是男兒還是女兒？我是誰的徒兒？我使誰的招式？可有人真

的看著我？我可有我自己？

（燈漸暗。鏡子裡映照出窗外老榮仙憤怒的臉。）

【第七場】

時間：花朝節後

人物：吉哥（男武旦）、老榮仙（老生）、馬夫人（花衫）

空間：馬府

(燈光暗紅，四處迴盪急切的敲門聲，舞臺上有許多木箱。吉哥女服女妝，武旦身段衝上。)

吉 哥：急急慌慌！

他滿腔怒火衝門窗！

他揚言殺我來得莽！

我忙鑽密室小命藏！

呀！馬府這密室裡怎有這許多木箱！

(吉哥跳入一木箱中。老榮仙一癩一拐盛怒衝上。)

老榮仙：逆徒服妖異式將師門髒，

今朝我定逼他拿小命償！

他香帳中將舊人仿，

直揭了我的舊疤痕。

迷迷茫茫，

我十年思慮怎換一朝亡？

那一時貪眼他筋強骨壯，

細著心點撥他拳法棒方，

就只為一朝夫人眼中裝，

怎料他、悖師門、學賤人、把我頂撞！

木箱？哼！

我一刀砍一個他哪裡闖？

你等著頭斷身碎作肉漿！

(老榮仙狂暴的以刀劈砍木箱。吉哥緊張又傷痛。)

吉 哥：異招怪式合該把命喪？

女魂男身不凡即是髒？

我一身雖在渾若曠，

我一命猶存卻不祥。

（老榮仙一步步靠近吉哥躲的木箱。吉哥被翠兒的記憶牽引，痛苦掙扎。）

吉 哥：他步步逼來回憶猶，

當年我信他不躲藏，

怎料是幻術變了樣，

身崩頭斷刀刀命償。

啊！師哥，你何以背棄我一片真心？

老榮仙：誰？誰喊我師哥？出來！你以為這樣能嚇得著我？

（吉哥蹦出木箱，瘋癲狀。）

吉 哥：打小賣藝衝州撞府身苦傷，

敬你一聲師哥我倆共赴湯。

刀棍棒影從來堅信是作場，

難明那夜何以頭落血汗汪？

你說呀？師哥！你說呀！十年前那場馬府幻術，你為何真的砍了

下來？我甚至來不及叫嚷。你可有翻開木箱？看見我血痕佈駁？屍若
稀漿？

老榮仙：你這逆徒！（欲砍吉哥。）

（吉哥抓住老榮仙刀子，二人激烈搏鬥。）

老榮仙：他招招式與翠兒相仿，

恍然間當年習練如常。

吉 哥：他舞刀已現病老模樣，

渾不若彼時勇猛四方。

憤恨兄妹如今刀劍相，

吐了實否則你命倉皇。

老榮仙：你要殺要剛放馬來我無話可講，

後悔不曾我但求夫人心內一方。

（馬夫人跑上。）

馬夫人：榮哥兒，你住手！

老榮仙：夫人！這回你可願與我走？我已是普天下第一的賣藝人……啊！

（吉哥一刀砍斷老榮仙的頭。燈光轉換。吉哥精神恍惚，時而是小翠綾聲腔，時而是吉哥。）

吉 哥：師父！師父！我做了什麼？師父！

姊姊對不住你，吉哥，我等了十年，人人都負了我，我只能負了你呀……

不，你是誰？我是誰？是誰殺了我師父？

（吉哥向空中揮刀，時而砍向東邊，時而砍向西邊。像是與自己搏鬥。）

馬夫人：你是翠兒，沒人殺了你師父，這都是幻術一場，作戲呢！

吉 哥：走開！走開！我不是翠兒！我、我有名字的，我叫……我叫什麼？

（吉哥恍惚站起離開，馬夫人小腳追不上。）

馬夫人：（抽泣）妳別再走了，翠兒。妳走得越快越遠越輕靈，我就忍不住恨

妳……他說過會把妳拘在木箱裡送我，可怎麼連木箱都拘不住妳呢？

（燈暗。）

【尾聲】

時間：十年後

人物：祿寶（丑）、傻妞（旦行）

空間：茶館

（祿寶在茶館桌邊向一群過路人賣藝，口沫橫飛。）

祿 寶：各位大姊大娘爺爺奶奶，來看一人如何二人耍，左右開弓不像話！

眾 人：唉呀，這是哪兒來的新路術呀？

祿 寶：俺們雲中人，走鄉串縣不留痕跡，名字五千六百八十個，身法七千四百六十種。博採眾長不拘家法，各位鄉親，看我們耍一回，相當於看遍了東西南和北！

眾 人：什麼呀！新鮮！有趣！

祿 寶：來，傻妞！該妳啦！

（傻妞白水衣披髮上，一人彷彿身兼兩角，內在互搏。）

眾 人：唉呦，當真是左右開弓呀！她翻個身就變了個樣！這有點陰森呀？

祿 寶：哪個賣藝的還端家常菜出來的呀？我們這不叫陰森，叫新鮮！

眾 人：是呀，演戲嘛！哈哈哈哈哈！

（一陣精彩武打結束。眾人散去。祿寶數著賞錢。）

祿 寶：哇！傻妞妳真厲害，今兒賺翻啦！咱們哥倆好去喝酒吧！

傻 妞：那行，但我們可要喝雙份呀。（另一聲腔）欸，姊姊祿爺妳們喝酒，我可要吃馬蹄條！ 嗨，果真還是一小屁孩！ 妳嫌我小屁孩，我還嫌妳老阿姨呢！¹

祿 寶：阿呀妳們都別吵啦！我的大姑娘，我的小兄弟，我可要餓扁囉！

姓呀名呀不拘泥，

身骨舞動輕若離。

一朝此縣喜賣藝，

他日何處不知悉！

（祿寶和傻妞開心走遠，夕暮裡地上有三條影子併排走著。）

（全劇終。）

¹此處底色為一種聲腔，底線又為另一種聲腔，呈現雙腔同屬一人的詭異狀況。

